

#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中国交子兴衰记

徐瑾

交子的诞生，与经济繁荣有莫大关系，可谓大时代与小地区的因缘巧合，这是一个货币自发演进、超越时代理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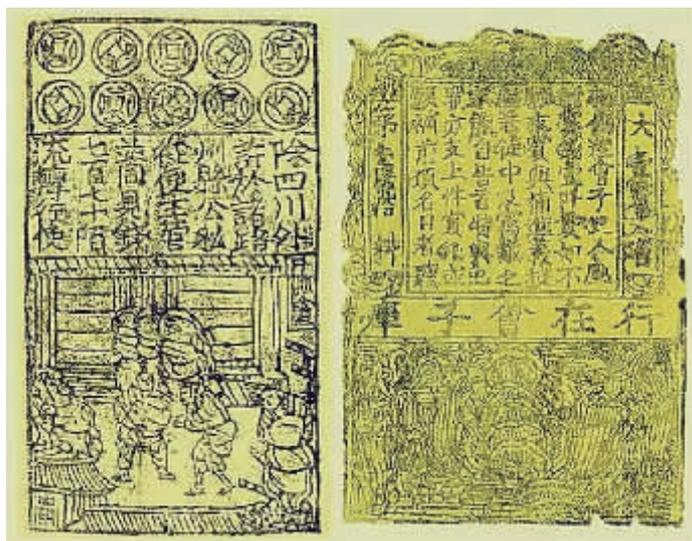
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

——《东京梦华录》，孟元老(宋)

惯会鬻斋觅主人，身边零钞没分文。谁知撞见真经纪，不遇檀那怎脱身。

——《济颠道济禅师语录》，沈孟(宋)

宋元之前，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使用实物货币，其中中国依赖金属铸币，西方依赖贵金属铸币；宋元之后，随着纸币的登台，东西方货币路径出现了明显的分岔，纸币和白银的此起彼伏也书写了宋代货币史新篇章。



北宋交子(左)与南宋会子(右)，也有一说认为左图所示钞版不一定是交子钞版，理由是交子主要流通于四川。

资料图片

## 白银货币化起源于宋代

回看历史，白银在宋代的作用比起在唐代有所加强，无论官方记录还是文人笔记，白银出现的频率其实都有增加。白银在民间的使用可谓广泛，留存了许多

酒器为银的记录。日本学者加藤繁曾以货币机能为中心考究唐宋时代的金银，认为唐宋时代是中国金银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笔者在货币史新著《白银帝国》中引用其研究提出，唐宋之际，金银已经具备货币职能，但主要是官方和社会上层使用；宋代比唐代更甚，无论是军奉、边余、军赏等官方支出，还是私人领域的贿赂、赠遗、布

施、谢礼等都见白银踪影，白银货币地位加强，普通民众也加大了对于白银的使用。

不过，白银在两宋的使用仍旧有限，北宋年间白银往往更多作为商品出现，北宋时期参与王安石变法的沈括就说过金银为器具而不是货币，“今通贵于天下者金银，独以为器而不为币”；而南宋时期白银确实具有不少计价功能，南宋笔记

《云麓漫钞》中记载，南宋接待金朝使臣须招待饭食，亦可不吃折钱，“若折钱，使副折银三两三钱，都管九钱一分”。笔者考察历史认为，白银的全面货币化发端于宋，金在其中分量不轻，但是白银更为普遍的使用仍旧需要契机，此刻的货币试验的主角是纸币。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短的时间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的纸币试验构成了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

不论是北宋交子还是元代宝钞，这背后体现为纸币与金属货币尤其是白银的竞争，更是皇权意志与民间市场的博弈。事实上，纸币在中国历史上纠缠了数百年，延续了几个朝代，其中不少故事在今天读来宛然在眼前。宋元明三朝的纸币试验的失败，最终反过来印证了白银的价值；换个角度来看，纸币在中国的出现以及陨灭，事实上恰恰为白银的最终货币化铺平了道路。

当西方在金银之间徘徊甚至过渡到金本位之际，中国人

的日常生活仍旧离不开“钱”（贱金属）的作用，这往往被学界认为是一个国家工商业不发达的特征。但中国唐宋时代的生产力相对世界并不低下，这一现象已经足够令人吃惊。而更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同时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那就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交子——按照今天的网络用语来说，这不科学。确实，这看起来并不符合一般的货币规律，因为纸币一般被认为是货币发行的较高阶段，是金银复本位之后出现的形态。

## 交子诞生于宋代的商业繁茂

那么纸币在中国的故事到底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结束的呢？为什么数百年前纸币会在中国诞生呢？

纸币，也就是传说中的交子的诞生，与经济繁荣有莫大关系，可谓大时代与小地区的因缘巧合，这是一个货币自发

(下转 14 版) ➔

← (上接 12 版)

TROPAEIS

PULSA MENTE MALA  
CONTEMNAT SUMME  
PROCELLAS

SPE QUOQUE ROMA  
BONA CONTEMNAT  
SUMME PROCELLAS

ROMA FELIX FLORET  
SEMPER VOTIS TUIS

把这艘船看作是世界(κόσμος)，您就是(操纵船帆)的索具(ἄρμενον)。

您的德性像风一样紧拽着它。

主上，但愿水手现在安然地远离风暴。

主上，但愿他安然地远离黑色的风暴。

他安然地藐视着堆积起来的战利品。

主上，邪恶的企图已经遭到了驱赶，他如今能安然地远离风暴。

在美好的祝愿下，但愿罗马也能远离动荡。

但愿幸福的罗马在您

的誓愿下永远繁荣。

奥普塔提阿努斯无疑是想用这些精心设计的图案诗来博得皇帝的青睐，但就在此时，一起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完全改变了庆典的氛围。这一年的7月，当君士坦丁即将进入罗马城举行庆典之际，他忽然下令处决了克里斯普斯。不久之后，皇后福斯塔也原因不明地死于浴室之中。

这两起事件的缘由迄今尚无定论，堪称君士坦丁王朝的一大奇案。无论真相如何，这一急剧的变化使得奥普塔提阿努斯费尽心机歌颂克里斯普斯的诗歌忽然之间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反诗”。在这样的政治动荡中，奥普塔提阿努斯究竟有没有将这两首诗呈送给君士坦丁？由于缺乏相关史料，我们仍然不得而知。在326年之后，有关奥普塔提阿努斯的记载甚少，比较能够确定的是，奥普塔提阿努斯最后全身而退，获得了赦免，并且在329年和333年两度担任罗马城守(Praefectus Urbi)。他的诗歌此



9世纪美国茨主教拉班努斯·毛鲁斯的图案诗，描绘了法兰克国王虔诚者路易的形象。



10世纪拉丁语诗歌，模仿了奥普塔提阿努斯诗歌中的棕榈树叶图案。

后也流传后世，并且自中世纪以来一直不乏模仿者。

时至今日，奥普塔提阿努斯留下的这些奇妙的图案诗仍然存在着诸多有待解释的问题，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说，这些作品多是些歌功颂德的辞藻堆砌，但对后世的历史学家来

说，他的作品又确是君士坦丁时代的一面镜子，在这些图案诗的背后，或许隐藏着更多奥普塔提阿努斯和君士坦丁王朝的秘密，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探索。

(备注：文中诗歌图片出自 M. Squire & J. Wienand (eds):

*Morphogrammata: The Lettered Art of Optatian: Figuring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Age of Constantine*, Stuttgart: Fink, 2017, pp. 28-51)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副教授)